

擺渡人養成指南

《莊子》裡有則小故事。顏回告訴孔子，有次他坐船遇到一位技術高超的船夫，他問船夫怎麼學會划船，船夫回答：「如果會游泳的人，練個幾次就能學會划船；如果會潛水的人，就算沒划過船也馬上能學會。」孔子聽聞船夫的回答，大讚所言甚是。

以前國文課讀到這篇故事，我只覺得船夫在唬爛。根據我多年的經驗，如果你想學會划船，只能不斷練習，或是有空多鍛鍊斜方肌、肱二頭肌、肱三頭肌，也有助於掌船握槳。

歹勢，忘了先自我介紹。我叫李東暘，新北市新店人，二十歲，是一位大學生。

這個暑假我本來要跟女朋友一起辦迎新宿營，但我有兩門必修被當，只好去暑修。我本來打算暑修，開始上課前幾天老爸卻病倒了，我只好先回新店接替他的工作，沒錯，就是擺渡。

人生的流向就是如此無法掌握，正如老爸講過：「人親像一隻船，人生就是大海，要不順著水流，要不跋落水。」雖然有些俗套，但當你在水上載浮載沉，你就會體會到這句話的力量。這句話還有另一個版本，也可說是我們家的家訓，就是「不要逆流」。

「做人毋湯逆流，你是人，不是三文魚」，小學二年級我爸聽聞我在渡口背誦蔣公看小魚逆流向上游的課文以後這樣說，「而且蔣委員長是浙江人，那個地方根本不產三文魚。」

聽我爸這樣講以後我很震驚，沒想到學校竟然欺騙同學純潔幼小的心靈，此後我再也不相信課本，更別說用功念書了。雖然老爸一直要我上大學，最好還能像老哥那樣念到研究所，但我對讀書興趣缺缺。像老爸才小學畢業，一輩子沒離開過新店，卻是我認識最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曾經我也以為自己一輩子不會離開新店。我從小在灣潭路長大，幾百公尺外的新店路民宅密佈，晚上還有夜市，但橫渡碧潭到灣潭這一端卻是人跡罕至。這邊最豪華的水岸第一排叫龍鳳宮，是間水泥民宅混搭紅、綠鐵皮加蓋的寺廟，每逢颱風就有屋頂失蹤的危機。我家則是像大富翁遊戲道具一樣簡陋的紅色鐵皮屋，四周芒草竹林蔓生。

從我家通往文明世界的彼端有幾種方法：第一個是爬和美山，其實沒想像那麼遠，腳程快些不消半小時就能抵達碧潭吊橋。第二種方法是飆腳踏車，從汽機車競相呼嘯的永業路繞一大圈到碧潭吊橋，大約二十分鐘。最後一種方法是坐渡船到對岸，五分鐘。

你可能會想不是還有第四種方法嗎—游泳。碧潭河岸最窄的部分約七十公尺，一口氣就游過去了，但我不會游泳。沒錯，我生長在河邊（碧潭不是潭，是河），但我不會游泳。畢竟誰想為了節省時間穿著溼答答的衣服上岸？再說碧潭底下暗流多，根據我們家家訓逆流都不行了，更何況暗流。

回到前面三種過河的方法，我想正常人都會選擇渡船，一點懸念也沒有，不像狼會吃掉羊、羊會吃掉草那種誰跟誰不能單獨共存的邏輯問題。但不知道你記不記得？過河問題中最關鍵的角色不是惡狼，而是船夫。

爸爸這類物種本身就是兇器，如果手上還有船槳更是加倍危險。高中時我也曾為了愛，晚上約會完沿著路如其名長到沒盡頭的永業路回家，就只為了避開我爸。好幾次我沒按約定時間回家，在船上被我爸用船槳打到差點掉進水裡。

高中畢業我毅然決然考到南部的大學（一方面也是我成績沒好到可以進北部公立學校），為的就是過著不被管控的生活。我過了一段逍遙日子，白天上課打工、晚上約會夜遊，再也不用趕船禁或繞遠路回家。

不過這樣的好日子斗然而來，戛然而止。

繳完暑修費用，我傳訊息給老妹：「這個月快沒錢了，可不可以叫老爸再匯個兩千給我。」

「幹嘛要 Line 我，不會傳簡訊給他喔。」老妹還加了個雙手一攤的表情符號。

「傳簡訊要錢啊，不然你趕快教老爸用 Line。」

「說了好幾次了，是他不想學。」

「好啦，記得幫我跟老爸講，匯個兩千，不然到月底我都只能吃吐司了。」

正當我要放下手機，「對了」，老妹說。

「怎樣？」

「 $x^4-50=0$ 要怎麼解？」

「幹嘛不問大哥，他比較聰明啊？」

「他太忙了，回訊息都超久。」

「好像我很閒的樣子。」我也是要忙著打工跟重修的。

「拜託啦，同學都有補習，我也不想問數老，他長得超猥褻的。」

「就用棣美弗定理嘛，你先把它分解成 $(x^2+\sqrt{50})(x^2-\sqrt{50}) = 0$ ，然後.....這樣有聽懂嗎？」

老妹已讀不回。竟然連個謝謝都不說，太沒家教了。

過一會我打電動打到一半，她又突然打電話過來。

「你剛剛怎麼已讀我，去大便喔？」

「李東暘……」

「過分耶，直呼我名諱。」

「你趕快回家，爸昏倒被送到醫院了。」

我手腳冰冷走進醫院大門。七年前我媽心臟病發，被送進醫院以後就掰了。現在我只要聽到救護車歐伊歐伊逼近就會嚇到閃尿，聞到消毒水味就覺得呼吸困難。

我半憋著氣，像 RPG 闖關一樣根據複雜的醫院配置圖找到病房區。

老妹剛好從房間走出來：「你現在才回來，爸已經……」

「已經怎樣，你給我說，已經怎樣？」

「已經動完手術了。」

「靠歪，你講話不能一口氣說完喔？」

「你自己要打斷我的，是在大聲什麼啦。」

穿著粉紅色制服的護士從病房探出頭，要我們降低音量。

老妹用氣音說：「爸麻醉還沒退在睡覺，你幫我看一下，我去吃晚餐。」

走進病房，背對房門蜷縮在床上的老爸看起來蒼老許多，頭上多了幾縷白髮，身體接上輸液管和心電圖儀，整個人像台年久失修的機器。

「爸……」我走進床邊，看到床前的名牌「陳 XX」，這是誰？

病房的配置跟大學宿舍一樣，四人各據一角。除了陳先生，另外三個床位都拉起隔簾，無法看到床頭的名牌。有個床位傳來典型台式綜藝節目的喧嘩，另一個床位兩個歐巴桑高聲抱怨肇事者很小氣，來探病連個水果也不帶。我毅然決然走向剩下那個床位，拉開簾幕。

老爸安詳地閉著眼打鼾，表情比平常慈祥不少。

過了半小時，老爸開始咕嚕著「肉魚仔」，不知做了什麼奇怪的夢。他睜開惺忪睡眼，退麻藥後現實的疼痛襲來，讓老爸表情猙獰，嘴裡還直喊冷，我趕緊幫他加一床被子。

「你回來了喔。」老爸說。

其實老爸只是得了疝氣，但他一直忍耐不去醫院，才會痛到昏倒。醫生交代老爸動完手術以後要住院觀察兩天，回家一個月內不能提重物。先別說收入頓失，休息這種事我爸四十四年來幾乎沒做過，灣潭路上幾戶人家每天都靠渡船過河，擺渡的工作自然停不得。

老爸一副交代後事的姿態氣若游絲說道：「你就先幫我渡個幾天，覺得累的話就休息一下……早上六點的時候，鍾大姊跟張大姊一定要載她們過河，她們腳不方便，騎歐兜邁危險。還有……」

「大哥有要回來嗎？」我問。

「沒有啦。」老爸瞬間洩了氣，說完就閉上眼，拒絕通話。

對我們李家三個小孩來說，以後誰去接手老爸的工作一直是不能說破的禁忌。

我們家有三個渡船長人選：我哥、我、我妹。21世紀才出生的我妹其實可以直接被排除，有著「人家是女生耶」的光環，我爸疼她都來不及了，渡船的工作她更是鮮少幫過忙。

我跟我哥則是從小接受嚴格的訓練。老爸稱我們船掌，不是船長，是船掌，因為是船上的車掌。小時候我跟我哥負責輪流抱著喜年來蛋捲鐵盒跟大家收船費，待眾人坐定，使用小學生背書的語氣對著無處可去的旅客朗誦：「新店渡是現在台灣唯一的人力擺渡，渡口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光緒七年……」。我們童稚的嗓音與澄澈的目光，加上遊客眼見好山好水心胸開闊，通常能收到不錯的小費。

跟蘋果手機一樣，我們家的船也換過好幾代，最新一代叫新店3號，聽名字好像什麼酷炫的鋼彈機器人。印象中我沒看過新店2號，據大哥說他小學三年級時2號才退役。升上國中，大哥在老爸的欽點下第一次獨駛新店3號。晚餐時間是渡船的離峰時段，我常坐在渡口旁，雙腿夾著掉漆的蛋捲盒，端著一碗蓋上虱目魚排的白飯，邊吃邊看老爸指導大哥。看著老哥高大的剪影投映在平常老爸禁止我們接近的小赤壁，我手追心慕，也想趕快長成獨當一面的男子漢。

老哥升高三時，為了讓他準備考大學，老爸准許他從船掌退役，換我接手學習擺渡。剛升國中的我面對終於到來的成年禮卻滿心抗拒，只羨慕老哥卸下苦差後的自由。那時的我不只肌肉還沒長好，內心也不成熟，其實不適合擺渡這樣的工作。擺渡不像一般人想像只是整天划來划去，大多的時間都在等待，跟釣魚有點像。賀爾蒙無處揮發的我和老爸坐在岸邊，動不動就拌嘴，他斥責我不花時間念書成績墊底將來找不到工作，我抱怨家裡伙食太差零用錢太少門禁森嚴不利青少年身心發展。吐完怨氣，我爸就會開始進入一種大澈大悟的模式，振振有辭宣揚他的船夫理念。

他的擺渡佳句多到可以集結成一冊語錄，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划船最短的距離不是直線前進，是順著水流」還有「搖槳用的不是手，是腰」。開始工作後我發現這兩句很受用，但當時每天聽，只覺得很靠盃。

高一時有次勇氣值爆表，我跟爸說：「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划船，人家同學都在家打LoL(英雄聯盟)，而且被朋友看到超丟臉。」我爸跟LoL裡的剛普朗克船長一樣單手抄起船槳，一把朝我揮來，後來我頭上縫了三針，卻只休息兩天。

過沒多久，大概不到一個月吧，我媽突然心臟衰竭過世了。我接下內勤的家務，放學再也不用上船。現在想起來我還是很愧疚，我像犧牲了我媽，換得幾年的自由，雖然我也知道這樣的邏輯很怪，但我相信任何東西都得等價交換。

比起我，我哥的生活就自由多了。因為他腦袋比較好，「擺渡」兩字顯然不適合在他人生藍圖任何部分出現。

老哥大學念電機系，現在更是第一學府的研究生。他的動態充滿實驗、論文、研討會，放假也捨不得回新店。今年暑假老哥當然也沒回家，他去以色列參加什麼感測器的研討會，他沒多說，說了我們也聽不懂。

就算老哥真抽空回家，他常在光照最好、網路訊號最強的客廳用電腦，煞有介事高速敲打鍵盤就過了一整天。不同我放假還要幫忙，爸看到老哥只會問他有沒有吃飽，要不要吃水果，當然也不會叫他去划船，就怕傷了那雙將來最有希望賺大錢撐起這個家的手。

曾經我跟我哥感情也不錯。雖然從小到大他優秀的成績造成我求學沿途的陰影，但他從來沒有擺出自己很厲害的姿態，總是耐心指導我的課業。真要說什麼改變了，大概是他上大學以後，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回覆訊息的時間也越來越長。

近幾年我常想，老哥是不是覺得出身低收船夫家庭很丟臉，覺得灣潭這鳥不生蛋的地方配不上他？有時我會想，如果我跟老哥一樣爬上人生勝利組的對岸，是否也會不願回頭弄濕自己的腳？有時我也會想，搞不好其實本來我跟我哥一樣聰明，只是被老爸船槳攻擊太多次，智商都被打掉了。

隨著老哥日益疏離，高三時我意識到自己如果大學考差了，將來勢必只剩繼承沒落的渡船家業一途。只是這樣的擔憂一閃即逝，老爸壯得跟牛一樣，以台灣男性平均壽命來說，預估他還能再活三十年，於是我安心闔上數學課本拿出《寶島少年》。

小時不念書，長大當船夫。老媽那時如果還活著，一定會站在我背後碎念。

太久沒早起，六點十分我匆匆趕到渡船口，鍾大姊她們已經提著大包小包在等。我戴著壓到不能再低的棒球帽跟她們問早，阿姨們七嘴八舌說「李桑沒事吧」、「唉呦李家小弟長得真好」，輪流伸手摸了好幾把我在大學健身房鍛鍊出來的胸大肌，此時我在心中不斷祈禱父親長命百歲。

第二趟的乘客是要去學校上暑期輔導的趙家小妹。制服妹子果然賞心悅目，天色微亮、氣氛頗佳，船上只有我們孤男寡女……當然這只是妄想而已。看著睡臉惺忪的妹子一頭烏黑秀髮披散在燙得挺直的白襯衫上，黑色短裙和黑色膝上襪中間嫩白的大腿肉被微微擠出，我想起以前高中那個無緣搭過我家渡船的女友也是這副打扮。晚上來跟大學女友視訊好了。

因為區公所補助，一早灣潭外出工作上學的居民這幾趟渡船都是無償服務。渡船的收入主要來自三類不同的客群。第一批是聚集在地母宮前的釣客，早釣、夜釣的人都有，現在夏天的熱門時段在下午三點到傍晚，俗話說「天大熱，魚大食」，尤其是鯉魚，越熱越好釣。

第二群船客是山友。大約八、九點，就會出現早早起床已經遍踏和美山的老人家等著坐船回家。陸陸續續外地登山客現身岸邊，他們沿著讓人充滿期待的「水漾河岸」指標走到龍鳳宮，看著綠油油的碧潭，臉上也映照出「怎麼回到對面」的慘綠。

第三類客群是些深具冒險精神的觀光客。他們從碧潭大橋沿著河岸步道走到盡頭的新店渡，然後問我「對面有什麼」？灣潭那一端到底有什麼？這問題我都問自己二十年了，也不能誠實跟客人說什麼都沒有。我的標準回答是和美山（客人可能不想爬山）、龍鳳宮（儘管從對岸就可目睹這棟簡陋的建築）或是文學步道（也就是水泥牆上一些作家名言）。其實我回答什麼並不重要，這些也不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的旅客要的不過是繼續旅程的藉口，只要給他們一個合理的方向，就能說服他們踏上新店3號。

當然也有專程來體驗新店版貢多拉的人，不過比較少。渡船的體驗雖然不貴，但幾分鐘就結束了，大多的人寧願花兩、三百元在吊橋下踩踩天鵝船。不像歷史悠久的人力渡，天鵝船是從我爸那一代開始出現的新興產物。早先我也曾問老爸為何不放棄累死自己的渡船，改經營讓觀光客自己累死自己的天鵝船，老爸滿嘴家族榮耀、歷史傳承，完全不考慮天鵝船這種邪門的東西。

第一天工作結束，我的斜方肌跟背闊肌上掛著跟低年級小學生差不多重的痠痛。我還抓不到擺渡的節奏。當岸邊人潮湧現，我就會心急地加快速度，深怕客人不耐久候；遇到幾個嫌搭乘時間太短沒坐夠本的客人，我又會鄉愿地放慢速度。與一般人想像不同，划快不難、划慢才難，一件事步調越慢，痛苦就益發清晰。在快慢間

擺盪，我體會到重點不是划快還是划慢，而是維持一定的速度。划船固然有許多訣竅，最困難的或許是一直穩健地划下去。

聽聞我在碧潭擺渡，耳機傳來女友炸裂鼓膜的爆笑。

「沒禮貌，我也是ㄟㄨˊ二代耶，負數的負。」我說。

「對啦、對啦，你船舶小開。」女友接著說，「你沒參加迎新真的很可惜。我跟你講，今年有個學弟超智障.....」

聽著女友講述我無緣躬逢其盛的夏日青春，眼皮只覺得越來越沉重，連打了好幾個哈欠。

「怎樣，你覺得無聊喔？」

「沒有啦，白天工作太累。」

「要不要改天去台北看你？我月底比較有空。」

「這麼好？」

「怎麼可以錯過看你穿斗笠跟蓑衣的機會。」

「幹，那是農夫好嗎？我是船夫。」

隔天中午老爸出院了。他站在龍鳳宮前的阿官甜不辣看我划船，滿臉欲言又止的便秘。我加速駛離老爸，停泊在碧潭端的渡口，他才一臉悻悻然離開。

正當我以為解脫，沒多久老爸又現身碼頭，揮舞著他手裡的招牌斗笠：「來來來，這個你戴好。」

「唉叻，不用啦。」我心裡百般抗拒，還是順從地將船駛向老爸。

「莫遮爾愛水（不要愛漂亮），今仔日日頭真猛」，渡船靠岸，父親強行把斗笠安到我頭上。

「好啦、好啦，你先去休息。」

「還有剛剛看你划船齣，你的手腕抬太高了，按呢真忝（累）。」

「好好好，挖災。你中午吃飯了嗎？不要忘記吃藥。」

被醫生吩咐要休息的老爸閒不下來，跑去找地母宮前那些沉底釣的大哥組隊。他說抓魚可以貼補家用，但我總覺得他是在抓個好角度監視我。

轉眼兩個禮拜過去，我的身體開始習慣夏季的悶熱和船槳的沉重，疲憊成為一種常駐狀態，反而感覺不到累。我不敢說擺渡工作做得得心應手，但至少抓到了屬於自己的節奏。呼吸吐納與搖槳破水同步，人船合一，靈魂像漂浮在水面一樣輕盈。划船時我不去想視訊時間越來越短的女朋友、忘了被當掉的必修擋到下學期的另一堂必修.....一切瑣事都隨著青碧的浪潮被拍打到遠方。

「呷飯喔！」傍晚老爸拿著便當鐵盒來到渡口，白飯上蓋著一片他釣到的福壽魚，前天是鹽烤福壽、昨天是清蒸福壽、今天是紅燒福壽。

明明天氣濕熱到引人香港腳，老爸還若無其事說道：「天氣誠涼，身體感覺真爽快」，說完還擤了擤鼻涕一副真的有涼到的樣子。我猜他是想表達自己身體沒事，

可以回來划船了。老爸打從回家便像思春少年對新店 3 號牽腸掛肚，搪塞勸阻之詞我早用盡，只能裝作聽不懂他的暗示再扒一口飯。

老爸若有所思看著渡口旁載浮載沈的新店 3 號：「現在才發現它都這麼舊了，要好好整理一下。」

「直接換一台新的比較快啦。」我說，「船頭那個『破空』漏了又補、補了又破，越補越大洞。」

「嘛是。若是你接手，就是新店 4 號了。」

「幹嘛幫我決定啊！」

「你是毋愛喔？」

「也不是……你鼻水流出來了啦，真癩哥（噁心）。」

老爸拿出先前用過的衛生紙，換了面，用力擤了擤鼻子。

「你是不是感冒啊，怎麼不去看醫生？」

「最近醫生是沒看夠喔。」

「有我幫你顧著，你就放心休息，明天去看個醫生啦。」

老爸沒有回答我。過幾秒他像電影裡冒險即將結束的英雄一樣，在落日餘暉中望向遠方瀟灑地說了一句：「你現在船划得很好，可以從『船掌』升為『船長』了。」

這好像是我第一次被老爸稱讚。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坐在新店 3 號上，老爸像尊破浪的船首像堅毅而規律地搖著船槳。翠綠平靜的水面驟然波濤洶湧，像北投地熱谷般冒出陣陣綿密的白煙。老爸處變不驚地往對岸行駛，雲霧飄渺間我看到過世的母親站在岸頭，我試著喚她卻無法發出聲音，想提醒老爸四肢卻動彈不得。渡船到岸，母親走過來牽起老爸的手，老爸將另一隻手上的槳遞給我。我想追上岸，但我的手已和船槳融為一體，槳又在渡船上紮了根。爸媽向我揮別，直到身影被白霧吞沒。

我在無聲的吶喊中醒來，才發現是做夢，不禁怪老爸白天在我腦中種下一些奇怪的想法。

不過就在同一晚，父親過世了。

後來我才知道老爸為了省錢，選擇低價的切開手術治療疝氣，因為新型微創腹腔鏡手術要自費三萬塊。切開手術本身雖然順利，卻要忍受較重的術後不適感，保養也需更謹慎，加上老爸為了省藥錢跟掛號費不按時回診，才會不慎引發敗血症。

就為了三萬元。

我向來都知道我們家經濟情況不好，卻從未承擔過三萬元的重量。高三一整年補習費三萬元、十八歲生日禮物二手機車三萬元、大學學費一學期三萬元，老爸全都二話不說地給我了，怎知三萬元就能賠掉一個老爸。如果所有事情都是等價交換，是不是，老爸犧牲了他的未來換得我的未來？如果可以坐時光機回到過去，說上面那些我都不不要了，能不能把老爸換回來？

隔天哥終於從以色列回來。他前腳才踏進門口，我使用這幾個禮拜練出來的麒麟臂往他臉上揍了好幾拳。老哥猝不及防跌坐在地，我穿過他的哀嚎，走進我們幼年時曾共用的房間，把自己鎖在裡面。

一整天我就這樣一直躺在床上等待時間過去。與溫柔的水面不同，床鋪硬梆梆的，我不斷翻來覆去祈求睡意降臨，讓我暫時逃離這世界。客廳裡老哥講電話的聲音斷斷續續，他先通知好久不見的遠方親戚、向保險公司確認壽險、然後聯絡葬儀社詢問相關流程跟費用。我很憤怒，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冷靜甚至熟練。

老妹用 Line 訊息轟炸我的手機，她說老哥這幾年並不是棄家裡不顧，除了研究很忙之外，他還兼了很多家教，每個月都匯錢回家，就連我們倆的學費都是他出的。除了我自以為是家中支柱的假象被戳破以外，最生氣的是我明白自己無權把老爸的死怪到哥頭上。終究，沒有任何死亡會讓人覺得合理，只能硬著頭皮面對。

隔天我走出房間，扮演大家預期我扮演的角色。老哥與老妹表現得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但我總覺得心中充滿疝氣般的腫脹。接連好幾天家中人聲鼎沸，鄰居親戚進進出出，大家都想來幫忙，但每個人都讓我不知所措。

「你在這邊放腳尾飯。」

「大門打開，現在要接板了。」

「乞手尾錢，你上去拿一下。」

我溫順服從眾人下達的指令，但所有話語都無法進入腦中。幾年前母親過世時我就走過類似的流程，但我不想認識、更不願熟悉這一切。眾聲喧嘩，我的肉身困在家中，靈魂早已漂到碧潭隨波逐流。

我坐在渡口，像推著搖籃一樣用腳擺動定錨的新店3號。3號想要離去，但固定的繩索強行將他拉回，越想掙脫，勒得越緊。

「只穿短袖不冷嗎？」老哥在我身旁坐下，雖然燈光昏暗，他臉上的淤青仍清晰可見。

「不會。」

我句點了老哥，他也沒要起身離去的意思，我們就這樣無言地望向對岸。對面的世界絲毫沒有哀傷的氣息，遊客忘情嬉笑拍照，好不愉快。最近碧潭多了新的裝置藝術，夏夜中發出柔和黃光的巨大鴨子莊嚴而慈祥，四周小小的天鵝船像尋找爸媽一樣繞著黃鴨轉啊轉。

「我好久划船了。」老哥看著我腳邊的新店3號，「現在要我划，我大概也划不好。」

「不會啦。」我突然又想起《莊子》那則故事，「孔子都說只要會游泳就會划船了。」

「你是說『善游者數能，忘水也』那篇嗎？」

我把記得的部分跟老哥說，但我不像他是學霸，大多早忘得一乾二淨。「你不覺得很扯嗎？會游泳跟潛水就等於會划船？」

老哥笑了一笑：「其實文章後半有解釋，『凡外重者內拙』。不管是游泳、潛水還是划船，最困難的不是學習技巧，而是克服對水的恐懼，甚至是忘卻水的存在。」

忘記水的存在，我從來沒這樣想過。看來自己錯怪了故事中的船夫好幾年。

老哥補充：「我記得高中讀到這篇，還問爸划船是不是真的是如此？」

「老爸．．．他怎麼說？」

「他說孔子為什麼會在《莊子》裡出現？」

真不愧是老爸。

安靈的隔天是父親節，我們李家三兄妹站在岸邊，每人拾起一小把老爸的骨灰灑向碧潭。我攤開手掌，還有一些老爸卡在我掌心的生命線。我轉頭看向哥跟妹，他們似乎沒有這樣的困擾，只是不發一語看著岸邊載浮載沉的新店3號。

「坐嗎？渡船。」我問。

我們三個已經好幾年不曾同在一艘船上出現。我脫離平常的路線將船駛向小赤壁，還沒意識到，不斷在腦中播放的席慕容的《渡口》脫口而出。這首詩刻在舊渡頭的石碑下，小時候每天站在那等老爸划船來接我都會看到，成為我少數背得滾瓜爛熟的詩。

「讓我與你握別
再輕輕抽出我的手
知道思念從此生根
浮雲白日
山川莊嚴溫柔」

小妹跟老哥一前一後加入我，故意念得太過字正腔圓。我們三人像唱戲般在船上搖頭晃腦、表情浮誇地吟詠：

「讓我與你握別
再輕輕抽出我的手
華年從此停頓
熱淚在心中匯成河流」

唸到最後一句「而明日，明日又隔天涯」的時候，我們的瘋癲都化為鼻涕和淚水滿面橫流。老爸如果看到，大概會站在背後說我們「傷讖」（太誇張）。

我回學校辦退學手續時跟女友提了分手。儘管她好言相勸，要我不要放棄大學、也不要放棄她，但我心意已決，也不願耽誤她的青春。過了兩個月，前女友終於兌現她過期的承諾，帶著她在營隊認識的那個搞笑學弟來碧潭看我。多虧他們兩人幫忙在 F B 跟 I G 成立新店渡的粉絲專頁，讓慕名而來的觀光人數大增。

我接手擺渡以後，小妹也重拾船掌的工作，每天放學上船介紹新店渡和碧潭的歷史。雖然我不甘心，但她手中喜年來蛋捲鐵滿載的小費比以前的我跟老哥都還多。老哥受到教授的器重，準備直升博班。他回學校前，我們一起整修老舊的新店 3 號，直接將它升級為新店 8 號。8 不只是紀念老爸，也有老媽，他們兩人加起來，就等於無盡符號 ∞ ，當然還有部份原因是 3 很難再漆成其他數字。

雖然我一直嚴守家訓「不要逆流」，奈何多順應潮流，有時還是難免遭逢亂流。儘管如此，我相信只要我們牽緊彼此的手，不管被沖到哪，終能一同絕渡逢舟。

這就是我如何成為一名擺渡人的故事。